

致以前線的敬禮

梵·奧凡乞金著 陳復庵譯



新文藝出版社

致以前線的敬禮
致以前線的敬禮

梵·奧凡乞金著
陳復庵譯

· 1951 ·



長 篇 小 說
致 以 前 線 的 敬 禮

Greetings from the Front

原 著 者 V. Ovechkin

翻 譯 者 陳 復 庵

《本書根據蘇聯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47年刊英文本譯出》

※
* * *

有 版 權

1951年9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4000冊

書號 (281) [VI 18] 定價 洋 13,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 藝 印 刷 廠 承 印

三 聯 • 中 華 • 商 務 • 開 明 • 聯 營 聯 合 組 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旅客列車正從基輔向西駛去，但是離前線仍有很多路。從我們所乘的這列火車謹慎地爬過隨時橋樑與草率築成的隄岸，在信號柱旁作長時間等待以及幾乎在每一條側軌上讓路給軍用供應列車通過這種行車速率看來，我們將有一天或者甚至二天之後纔能抵達前線。乘客們仍能看見一片片已經耕過的田地，被拖拉機拖着的、裝着種籽循路行去的載貨車，以及駕御着一組組母牛正在耙地或播種的人。這是五月，是集體農場中播種最盛的時期。

這一節車上擠滿了軍人與老百姓的乘客。人們躺在座位下的地板上以及就在車頂下的行李架上。包裹與皮包已經阻塞住了路，因此要擠着穿行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那個女車僮在每次停車的時候都在那扇鎖上了的車門外踏步上佔了個位置，拒絕新乘客上車的全圖並且大叫道：

「客滿了！再過去點試試吧！」

『要我們站着都不礙的，什麼地方都可以。』

『沒有什麼空的地方哩，我告訴你！裏面的正式乘客從基輔起一路上就像鵝那樣單足站立着。你們以爲人用一隻腳站着能够站得多久？』

『我說，讓我進去。我是從這節車裏出來的。剛纔走出來買些東西。』

『你說，從這節車裏出去的？』這個姑娘向一個年輕的紅軍兵士狐疑地看了一眼，後者有着一片稀疏的紅色鬍鬚，它像貓的鬍鬚一樣生遍了那地方而且顯然還是新近生出的，接着她轉身向旅客們找尋證明。

『他是從這節車裏出去的？』

『是的，他是的！我從他的鬍鬚上就能鑒別出來。他從法斯托夫起就乘在車裏了。』

二三個帶着袋子的人隨在那個兵士身後設法衝上了這節火車的月台。在每一次停車時這節火車裏也就變得更擁擠了。

一半爲了擁擠與氣悶，車裏的談話是以一種略爲提高的語聲進行着。

『嗨，喂，年輕的傢伙！』當這個兵士爬過旅客的背脊與膝踝到他的位置上去時，有個人從上面向他喊道：『把你的鼠尾草賣給我，當我到達前線時我要用這來代替一塊洗澡海綿。』

有個人拖着一個躺在行李架上的旅客的靴子。

「我以爲這簡直是不要臉！這裏有一個傢伙睡了三天，不停的打着鼻鼾，而你的二腳卻立得腫了起來。我記得沒有看見過他到廁所裏去過一次！嗨，朋友，醒來！喂，讓我們掉掉位置。爬起來，你的腳伸出來一點。」

兩個兵士危險地高棲在一隻架上，他們不能入睡而互相不斷地推擠着。

「媽的，你做什麼扭動？你不能靜靜的躺着嗎？扭動翻身，你會以爲他已經吞下一隻小鑽子啦。幹什麼——太硬嗎？要我給你一隻棉毛墊褥？」

「食盒總是滑下來呢。」

「呵，食盒！那纔是你心血來潮哩——把它放在你的腦袋下面。一定的，二隻空鍋子決不能互相疊起來。喂，把它掛起來，再把你的衣服捲起來放在頭下。」

唯一安靜的火車上的談話是在房間裏進行着，在那裏旅客們多多少少受到了比較舒服的款待。閒談的話題轉到第二戰場，頓巴斯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區的市場價格，各地方的食物好壞，與談話聲混雜在一起的是在皮包的蓋子玩着的骨牌碰擊聲，大笑聲與片斷的歌聲。從這節車子的遠處那一端傳來了一陣愉快的歌聲，由一隻白拉拉汗加伴奏着，唱着一隻流行的短歌。

傷處已經醫好的斯畢伐克大尉是正在回到前線上他的那個部隊單位裏去。他已經在中央行李架上用他的披篷、大衣、地圖袋與行囊倉卒鋪成了一個鋪位，並且躺在那裏把他的長腳擱在行李架的欄杆上，向着窗外凝視上幾小時，或者睡覺，或者作第十次閱讀那張在基輔買來的舊報。這節擁擠的火車中的喧囂聲使大尉的頭痛了起來。這是這位大尉參戰以後的第三年，但是自從戰爭爆發以來這還是他初次經歷到乘在旅客列車裏作鐵道旅行的滋味。以前他曾經從烏克蘭起步行經過帕雪考浦到克里米亞，再到高加索，從高加索到伏爾加，接着又回到烏克蘭，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平原與森林裏作戰而總是沒有與大城市接觸過，而且在那時如果他必須要經過那些大城市的話，它們還正在燃燒着，而在那裏破壞了的火車站上迎迓他的不是發動機的叫聲而是步槍射擊的喧聲。他記憶起了戰前的火車是怎麼樣的——簇新的、有新鮮油漆氣味的鐵道客車，每一個房間裏都有電燈，一節車子的兩端都有廁所，誠懇有禮的車僮與一張準時的列車時刻表。在他走入這節車子的時候，因為積習的緣故，他甚至詢問過那個車僮：「這是不是一節吸煙車？」對於這個問題，她曾經帶着驚愕的神色粗暴地答道：「吸煙車！奇怪的問題哩！現在所有車子都是吸煙車了……你是從那裏來的，大尉？不是從遠東來的吧？」那個已經很習慣於等在前線上的斯畢伐克並不習慣於等在前線的火車上，那僅是因為他在以前並沒有機會去利用它們。他怨憤地躺在那裏，因為這列火車在荒涼的平原之中停上幾小時等待信號機發出信號，而且因為火車是

停在人們能够買到些東西的地方，沒有一個人能够知道這列火車需要停上多少時候再重複駛行，而恰當你走到貨攤旁邊時開車的汽笛會吹了起來；他對那扇可能已經關上三年黏牢得不能打開的，而且沒有皮帶的窗子發着脾氣；他觸摸着下頰上的短鬚作着苦臉，因為這裏沒有修面的地方，廁所裏沒有水，而你又不能走到小房間中那隻靠窗的桌子邊。

在他的鋪位下那間房間裏坐着那個有紅鬍髭的兵士；一個從撤退以後回到國界附近什麼地方去的、膝踝上坐着個四歲小女孩子的女婦人；二個稍老的女人，其中有一個從她談起學校與學生這些話中判斷起來，是個已被教育當局任命為某種新職位的學校教員；另一個是探望過她在醫院裏的丈夫以後回去的一個少校的妻子；一個穿着件陸軍大衣年約七十的老頭子；還有兩個殘廢者，一個少了一隻手臂，另一個是拿着明杖的瞎子，後者並有着一張因青鉛色的疤痕與火傷而弄得破相的面孔。這兩個殘廢者佔據了角落上靠窗的座位，並把他們自己與別人隔離開來，祇輕聲談着私事並不參加大衆的會談。那個少了一隻手臂的人顯然還沒有習慣於他的殘疾。他的瞎子同伴替他捲紙煙並且用一把芬蘭式的刀開罐頭食物，他以觸覺使用着那把刀比他的同志以一隻手使用它更為有效些。然而後者則在停車的時候出去取熱水與牛奶，讀報給他的瞎子同伴聽並且幫助他在車子中走動。

祇有片斷的談話聲穿過車輪的漣漣聲從下面傳到斯畢伐克大尉這裏，然而它們並沒有引起他的

注意。

用一張報紙擋住了從窗子中直射進來的陽光，護住了他自己，斯畢伐克心不在焉地觀望着那些同車旅客的面孔，他玄想着他還需要在這節車子中乘上多久，在他抵達前線之前還必須要乘吉普車與卡車再走過多少哩路，以及他將在什麼地方找尋到他的部隊。他記起了離開醫院以後在家裏見到的妻子與孩子，想到了在波爾塔發省他的故鄉村子中——他就是從那裏啓程上路的——遇到的人與談過的話，跟着從他的行囊中拿出幾隻家製的糕餅開始無聊地徐徐咀嚼着，喝着熱水瓶中微溫的酸牛奶嚥下它們。

當某一次火車突兀地停下時，很多人走出車外，而那間房間就驟然變得荒寂而安靜了。列車是停在一片森林中。斯畢伐克也走到外面，閒步沿着鐵軌走下去，直走到一條在一座懸橋下流動着的小河旁，就脫光上身衣服，洗了一下，而後精神煥發，頭腦清爽地回到他的舖位上，這以後他就較為注意地聽着下面正在閒談着的話了。列車是不動地停着，因而沒有車輪的喧聲或者嘈雜聲來妨礙他聽見那些談話。

那個教員正在說着話，談的是關於戰前的生活、戰爭、因戰爭所致的損失與痛苦。這個女人是在談着她的家屬的事。

「以前我們家裏有三個已結婚的姊妹，四個兄弟與父親母親。我的兄弟，一個妹妹與我是與二老住

在一起的。我們住在同一幢房子裏，但是房間不同。在假日裏我們總是慣於聚集在我的哥哥迪密屈萊那裏吃中飯。在桌子旁坐下的總是十八個人。所有與我們相識的人都羨慕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是這麼一個快樂可愛的家庭。我的父親是個工人，一個火車司機，然而他讓所有他的孩子都受大學教育。迪密屈萊是一家工廠的管理員，其他二個男孩子是工程師而女孩子們則是教員。我們生活得很好。在我們尚在唸書的時候我們總是互相幫助——年長的幫助年輕的；而後，在每個人開始自立時我們就獨立過活了。現在我們這一家還留下些什麼人嗎？我的一個姊妹就在科凡爾之戰第一天與她的丈夫以及所有孩子一起被殺死了。迪密屈萊參加了游擊隊；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命運是怎麼樣了，他留下三個孩子與一個跛足的妻子——那是德國人在蓋世太保機關裏把她弄得殘廢的。我的父親在一次轟炸中在鐵路被炸死了。我們得不到另一個兄弟的信息——他最後一次寫信給我們時是從斯摩棱斯克寄來的，那時軍隊正在向後撤退，自從那時起我們就沒有得到過他的音信。我已經有六個多月沒有接到我丈夫的來信。以前與我住在一起的、我的妹妹凡立雅曾經接到一張錯誤的通知書說她的丈夫死了。她獨自一人過了一年活，接着與另一個男人結了婚。然而最近她的丈夫回來了，一個祇有一隻腳的殘廢者——他在一九四一年明斯克作戰期間被包圍住因而就留居在森林裏作游擊隊員直到他重新參加了紅軍。他在最後一次交戰中失去了一條腿。現在他是回來了。凡立雅已經與第二個丈夫生了一個孩子，還有二個孩子

是第一個丈夫生的，在我動身的時候他還沒有決定應該怎麼辦，要與誰住在一起。好罷，你們看，一個家庭裏有多少創傷……」

「我夫人有三個兒子，」那個穿着件陸軍大衣的老頭子說。「年輕的一個仍在打仗，但是另外兩個都已經死了。老大死在斯大林格勒，另一個死在我們城裏醫院裏，死在我的手臂中。我得到了一些紀念他的東西，我穿着的這件大衣就是他的……你知道，剛在戰爭之前，我打算退休過。孩子們已經長成人了，並且日子過得還好。他們對我說：『爹爹，我們不願意人家以爲我們是劣子，讓你這把年紀還要工作。你退休拿養老金吧，我們將爲你與媽媽在城外買一幢有個花園的小房子（以前我們住在納什）而且我們將共同幫助你們——你們將很可以歡娛度日的。你們所需不多啊！』那時我也是這樣想法——我們老年人不需要很多。哦，那時候恰是四十一年春天，而我們就開始找尋一所有個好花園的小屋子，使我們能够在那裏平平靜靜的度過我們的晚年，享享福。然而看看我現在的情形，沒有房子，沒有兒子……都完啦。而且我的手裏還有了三個小孫子。現在休養是不必談的了。一個人必須要過活。那你就捲起袖子努力幹吧。如果不是爲你自己，爲了你的孫子也祇得如此。到底是我的嫡親骨肉哩。世界上有誰會供養他們？他們的祖父母還活着，你不能希望他們進兒童教養院去！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是第三個兒子——或許賽沙將會回來的。我也是逐漸年老，已經過了七十一歲了。我是個裁剪師，職業是成衣匠的裁剪師。工作並不辛

苦而且我的身體也不錯，就從我是個孩子的時候起從來沒有生過什麼比耳膜炎更重的病，但是我逐漸爲衰弱所侵蝕了。看起來彷彿沒有什麼毛病，然而我感到衰弱。我在家裏就發覺到近來我已經變得這麼軟弱。譬如說，重一普特（約合三十六磅——譯者）左右的一桶煤，現在在我看來彷彿是重三普特似的。接着，當我走上很多路時我就精疲力盡了。而我必須要至少再活十年來撫養大這些孫子。最大的一個就將八歲了。現在，在他長大成人之前還有段時間哩！是的，我很可能還要帶幾個小孩子回去……我現在是去找尋我的女兒。我們也有一個女兒，她住在伊席羅斯拉夫爾，是一個寡婦還有二個孩子。在德國人佔領那城時她一點痕跡也沒留下就失蹤了。我們不斷的發出信，可是不論在以前或者現在那地方已經解放，我們都沒有接到她的信息過。她到底遭了什麼事，那祇有上帝知道了。我這是去查問她。或許他們已離開了那裏，或許他們已被殺死了——我的女兒是個共產黨員。或者可能她是死了而她的孩子是住在那一個兒童教養所裏……你們看，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以前我想——你已經活過，工作過，撫養大了孩子，現在你能够平平安安死了。但是事情發生了，因此你不得不繼續活下去。我已經戒了煙。抽了四十多年煙斗——現在不抽啦。不是爲了節省——那祇是爲了我的健康。我甚至開始操體操——是米勒氏式。●然

而，這是偷偷摸摸來的，這樣纔不致讓老太婆看見我在操體操。她可能會想——「你看那個老傢伙，他要變得年輕呢。」除了用某種方法恢復你的精力使壽命長一點以外再沒有別種辦法了。據說那個著名的科學家曼乞奈柯夫是以喝酸牛奶來延長他的壽命；他慣於在早晨先喝杯酸牛奶——來殺死胃裏面某種有害的微生物，這種微生物被認為是使人早老的原因。但是我們沒有一隻母牛而市場上酸牛奶的價格又貴，因此我想或許喝一杯冷水會改善血液循環……我不是在說什麼反對微生物的話，或者那是對的，是它們侵襲影響了有機體，但是如果你問我的意見怎樣的話，我卻以為老年是因為血液停滯的結果。現在，為什麼當一個人喝了伏特加——當然喝得適可而止，不使他喝醉——它就在一段時間內使他精神振作起來而且甚至使他強健些：他能够走上山不氣喘，而且能够帶上一件他在悲傷的時候決不能舉起放在背上的重物？那是因為他的血液在酒精蒸氣的壓力下流動得更快些。現在，我發覺操體操對於激動血液也有良好的功效。」

房間裏沒有一個人在嘲笑這個可敬的運動員，而他自己也是極其鄭重而且不帶微笑的影子地說起他在人類長壽術上所作的天真的研究。

「你必須要活下去，伯伯，那不僅是爲了你的孫子，」那個少校的妻子說。「你不以為活着看見我們的孩子爲它們犧牲了生命的一切東西如何恢復原狀是有趣的嗎？」

「當然，那是有趣的，」這個老頭兒同意道。「對於我們說來，那全不是新鮮事兒，我們知道戰前的生活是怎麼樣；可是再看到它也不壞……但是我忽然想到一個念頭，夫人，我想第聶伯河電力廠重新建築好將比我的小孫女卡鐵雅忘記飛機轟炸這回事更快些。現在她仍在睡覺的時候叫出來：『媽媽，它們來了！媽媽，它們來了！』」

斯畢伐克躺在那裏傾聽着，他想，由於戰爭結束在望，人們似乎更專心想到他們私人的命運，被毀的家，國家從昨日戰場的殘餘中使它重生所必須負擔的重負，以及因戰爭而產生的、可補救與難於補救的結果。他曾經在家裏，在他的村子裏，從他認識的人們那裏，聽到了很多與這火車上的閒談相同的話。

「人們為什麼不能過平平安安的生活啊！」少校的妻子重重的嘆口氣說。「這不僅是一件希望戰爭過去的事，這是我們要看見從前的日子重新回來。」

「它們決不會再是一模一樣的了，」那個教員答道。

「為什麼不？」

「它們決不會恰恰一樣的。你與我已與以前的你我不同了。譬如說，我感覺到，我決不會像我記得的，在戰前那樣的愉快歡樂了。」

「我的意思是指單純的事物。我要看見市場重又充斥日常從鄉間運來的農產品，麵包店裏有二十

種不同的麵包與甜麵包，穿着漿硬圍裙的商店助手，每一個街角上賣二十戈貝一份的冰結漣攤，戴白手套的民兵隊員，點上燈的屋子。」

「那將回來的……」

那兩個殘廢乘着停車的時間正在小桌子旁角落上進餐，他們低聲閒談着前線的生活，談着一個名叫卡屈雷亞的中尉在坐在地下塹壕中吃罐頭裝美國油煎香腸時患砲彈震盪症而以後就不要吃肉的事；談着在坎奈夫渡河作戰，東西與文件丟失並誤放的事。

「你們兩個孩子到那裏去？」穿大衣的那老頭子問他們道。「從你們外狀看來你們打仗的日子是過去了，然而你們還是向西方去。」

「我們到過了但業鐵沙他的家裏，」那個一隻手的青年向他的瞎子同志作一下手勢說道，「那地方離基輔不遠，而現在我們是到我的村子去。」

這個一隻手的人把殘留的食物放回行囊用他的襯衫袖子揩去桌子上的麵包屑。那個瞎子在爲他的同志與他自己捲起兩支紙煙。

「當我們到達但業鐵沙時，」這個獨手的人開始道，「我們走到他以前住的那條街——當然，他看不見什麼，但是我能够看見那條街上已沒有一幢完整的房子遺留在那裏了。他對我說：「是從轉角上起

第三幢房子。」但是在沒有什麼第一第二幢的時候誰能辨別得出那一所屋子是第三幢——那裏祇有一堆碎石子罷咧。我們繞着那地方走呀走的一直到最後我們碰到了一個與他相識的人。「不，潘屈羅」他說，「你的家屬已不在這裏了。」他在那裏有個母親與一個小妹妹——她們已在一次空襲中被炸死。德國人曾經很猛烈的轟炸過但業鐵沙——在他們看來這是個要緊的地方，一個鐵路交叉點，鄰近有一座橋與一個渡口——那地方都被掘翻過了，炸彈坑與炸彈坑都重疊起來的好罷，我說，如果情形是這樣，潘屈羅，你還是跟我去住在我的家裏好。我在前線的時候曾經接到過家裏來的信，他們都很好。我有一個母親，一個守寡的姊妹與一個弟弟。來吧，中士兄弟，我們走吧……以前我們一起在同一個機槍部隊裏服役；他是班長我是第二槍手。一起打了二年仗。我們從奧瓊聶喀茲城起一路徒步走到坎奈夫。他救過我的命，你可以這樣說。在最後一次作戰中，如果不是他，我早應該丟去腦袋的，不要說一隻手了。在我受傷的時候——我們的一挺機槍被一枚坦克砲彈擊毀了——他揹我出來。他自己的一隻脚也被一片彈片打傷，但是他並沒有在危難的時候拋棄我——他揹着我走了三百米左右到一個狹谷裏。用他的急救包裏的一條綑帶包紮好我的手臂，止住血，然後回到排指揮員那裏去，接着他捲入另一次坦克進攻。他是在那時纔完完全全受了傷。他被火燄投射器燒傷，腳上又中了一塊彈片。我們有一段時間互相不知道對方的行踪，接着又在醫護大隊裏碰到了。他先從我的聲音上認出了我。他的臉上包遍了綑帶躺在那裏，你不能够

很清楚的認出一個像他那樣面孔都遮沒住的人來的。那時我爲了某件事發着脾氣並且開始罵那個護士，他聽見了我的話就叫道：「息道蘭柯，是你嗎？」我們在同一個醫院裏治傷而且同時出院。自然的，從那時候起我們就在一塊兒了。我們是在沙卻一個醫院裏，一路上從黑海旁下來。在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先到他住家的那一個城去。好罷，當一個人有着這麼壞的運氣失去了他的家與家屬的時候，他當然應該到我的家裏去。我的母親是個好女人。當她知道他曾經在危難中不拋棄我而且在作戰中救過我的命，她將當他是個兒子般歡迎他的。我們將要像二兄弟般過活。我們將可以很好地過日子的。我受過教育——讀完六年級；我將要學習左手寫字而後找一個在集體農場中做繕寫員的工作。我們也將替他找些工作做。以前他在社會上做事的時候是一個修理發動機的，又是一個鎖匠，一個旋盤工，一個鐵匠，是一個萬事通——或許他能够獲得一個指導員的職位。我們那裏沒有什麼懂得機械的好專家，祇有一個平凡的鐵匠，至多替主婦們彎個爐叉或者馬馬虎虎的修理犁頭，但是不能幹像修理收割機那樣的大修理工程，而且如果他真的在一隻輪子上裝上新輪緣的話，那也牢得祇能出外到田裏去一次。如果他沒有什麼事可幹的話，那也沒有什麼兩樣，讓他坐在家裏照顧屋子好了。他可以拿到養老金，集體農場將幫助他。到底，一個人不是爲了他自己的蘇維埃人民打仗而失去健康的嗎？我們這一家是個勞動家庭，母親還不老，祇四十七歲。我將能維持生計的。我們將可以設法過日子。」